



今生定要去洛阳

□佚名

寂寞老妈

□庆小霞

总觉得她不喜欢我，更偏爱温顺听话的姐姐。姐姐远赴边疆从军，对姐姐远隔山水的思念令我们关系更紧张。不记得是为了一件什么事，那次她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，倔强的我就是不肯哭。那以后，我们冷战。在她面前，我总是沉默，桀骜不驯的眼神里是一颗叛逆的心。

出嫁前一晚，在我的小屋内试穿婚纱，我哭红了眼睛，有淡淡的委屈在心里，也有隐隐的解脱：从此，我自由了。她坐在我旁边，幽幽低语：“嫁人了，不比在家，千万别由着性子来……”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眼神里的落寞。

生了儿子，也做了母亲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好了起来。儿子满月时回家小住，她抱着儿子颤巍巍的一脸喜气。儿子的棉衣脏了，她执意拆洗，哆哆嗦嗦费了老大的劲儿，总算把棉衣做好。彼时，她的手患类风湿，关节已变形。

儿子上幼儿园了，每到周一早上，她要走过两条马路，来家里接儿子上幼儿园，下午再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出来。每每我下班，总看到他们一老一小坐在学校附近的银行门口，说着笑着，看我回来一脸欢喜的样子。路上车水马龙，来往如梭，看我不放心，她笑着说：“我看他看得紧着呢！不会出事儿！”

有一次她带儿子过马路，儿子从她手里突然挣脱去捡掉了的玩具，眼看要被后面的车撞上，情急之下她飞快地跑上去拉回儿子，车子从她跑掉的鞋子上碾过。她就那样光着脚紧紧地拉着儿子，她的脚扎在一颗钉子上，鲜血直流。晚上，看到她血迹斑斑的鞋子，我一把拉过儿子便打，她用身子护住：“打他做什么？小孩子又不懂事！”我的眼湿润了。

在广场晨练，突然听到有人叫我。原来是她，每次总絮絮叨叨地拉我说家长里短。我每次总是不耐烦地打断她：“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我还有事，回头再说吧……”她一迭声地叮嘱我：“记得回家啊，今天包饺子！”然后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，去早市买菜。在晨曦里看她走过天子驾六博物馆，龙台台的《目送》浮现眼前：所谓母子亲情一场，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远行与别离，而他用背影告诉你：不用追。

她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类风湿严重到手关节严重变形，脚也浮肿了，血压高得厉害。让她住院，她怎么也不肯：“我住院了谁送你儿子上幼儿园？”我一震，一向以为她最不爱我，多少年我为此郁闷、纠结。就是这个个子矮小、黑瘦、走路一瘸一拐的老人，我一向以为不爱我的老人，却抱着病体，承担着帮我接送儿子的重任。可我，有时间上网，有时间交友聊天，有时间旅游，有时间看电影、读书、写字，却没时间陪她逛一次街，说一会儿话。

是不是她的寂寞，我永远不懂？

她是我的老妈。是谁让时光老去，把我亲爱的老妈逼入暮年的时光隧道？

在我的劝慰下，她终于住进医院。换上宽大的蓝色病号服，她的瘦弱更令我触目惊心：脸色蜡黄，额上青筋暴起，躺在白被单下如同一个弱小的孩子。安顿好她离开医院时，她忽然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：“我舍不得孩子，你——不会把我放在医院不管吧？”我的眼泪奔涌而出。

今生，我一定要去一次洛阳。

这念头，如春草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萌芽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展绿，甚至，也说不清是何种因由激发了它，催化了它。于是，这如草的念头，一发便绿了整个心田，肆意蔓延。

是的，我要去洛阳，我要去那里看看，看看洛阳的云淡风轻，看看洛河柔波下的水草和夕照里的柔情。

洛阳于我，是那么陌生，陌生到我从未感受过她的呼吸，每一次我向她招手，她就模糊如飘渺的雾，遥不可及。可是洛阳于我，又是如此熟悉，我几乎知道她的每一处景点每一条街道，甚至是街道上的小店铺。因为我曾无数次在梦里寻她，仿佛寻找我的前世。

洛阳，我是读过你的。

你是老子的洛阳，是武则天的洛阳，是李商隐、杜康和莫愁的洛阳，也是我的洛阳。我若把酒临风酣饮杜康于洛阳，将何等尽兴！问洛阳，许几世情缘，捧玉壶，醉一片冰心。

洛阳，我是懂你的。

你不像秦淮。秦淮似一多情女子，在波光滟影里轻舞，在桨声丝弦里呢喃，在小杜的江南，在余光中的江南，在多燕子的江南，多情应笑我，多水的江南，秦淮岸上，水底烟波。

你也不像西安。西安似一冷峻男子，千百年来，在秦时明月下，在烽烟塞口外，着一袭铠甲。烽烟起了又灭，塞上月亏了又圆，而他始终伫立，披满沧桑。西安，缺少了一份柔情。

洛阳，你就像一位多情故人，不知男女，休提姓名，风流倜傥，又不失敦厚可亲。你用刀耕火种的千年厚重娓娓向我道来。我在，我一直在，我在聆听，多情如我的故人般的洛阳！

前世，我一定是属于你的吧！否则，我怎么会如此执著地将你揽入胸怀刻入脑海？否则，今生，我为何无时无刻不在把你凝望？

我曾无数次幻想过，着一袭白衫，长发飘舞，走在洛阳的街道上，用目光抚摸一砖一瓦，用肌肤吸吮牡丹花香。这是多么神奇的土地，每个脚印之下，可能就是一座千年冢。落花埋葬多少繁华，遥想昔日欢声笑语，都已化作今人泪，而我，隔着岁月的风影，也只能空叹。脚下，不知名的千年冢已灰飞烟灭，却成就了洛阳的神话。

而今，若我走进白马寺，我能聆听到千年前的悠悠钟声吗？龙门石窟中，我能顿悟普渡众生的禅语吗？洛浦夕照里，我能找寻到前世的身影吗？脚步踏上洛阳土，惊起的飞烟，能幻化出旧事前尘吗？惜红袖添香，绿袖捧砚，流水高山，一曲知音已魂断。

前世，我没能参透你如风语的箴言。

忽然想起《上海滩》中令人心碎的桥段：许文强中弹倒地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说出了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，说出了令人绝望的一句话：我要去法国。

我怕，哪天老天兴起了我去，便只能恨恨地念出这一句：我要去洛阳。

如果是这样，来生，就让我生为洛阳人吧。那么，我定是一个多情的洛阳女子，我定在洛浦夕照下袅娜身姿，我定在垂荫碧水中映照黛眉，我定寻一痴情男子，执子之手，写下契约，“生同寝，死同穴”，然后，用千年冢酿一坛神话，饮醉我，饮醉他。

其实我是知道的，我要去洛阳，不过是一种情怀，舍不下的，也是一种情怀。

今生，洛阳就在那里。

今生，洛阳不过来，我就过去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，以奉薄酬)



闲敲棋子落灯花

□梁晓辉

曾看到过一幅工笔画，细腻的笔法，怀旧的色调，精致的构图。那是书香门第，夜半时分，月桂树旁，月牙门内，几位闺阁小姐，守着灯几下着围棋，可谓衣香鬓影，暗香浮动。彼时观图，隐约间，好似在大观园中看到林妹妹和宝姑娘在对弈，姐妹们陪着，笑语盈盈。那画的落款便是：闲敲棋子落灯花。

且不说古人画得好，单是这落款，画龙点睛，恰到好处，让人不由得心里一动，情不自禁地喜欢。感念这幅画，让我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这句诗的深意。甚至偶尔也想故国神游，穿越到心仪的年代，去体验一番杜丽娘的浓情和相思；或似女书家曹妙清，于月明星稀之夜，月下吹箫待知音；或似李清照，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

雪小禅曾经写过：大雪夜里一个人烹茶煮酒读禁书，脸红心跳，夜正黑，心正浓，茶正沸着。那是她一个人的狂欢。闲敲棋子落灯花，是一个人优雅地等待，是思念一个人时，缠缠绵绵而来的一记黯然消魂掌；是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那秘而不宣的情思；是紫藤花开在秋千架上，有猫儿缓步走过；是月白风清的晚上，逐页翻看吴冠中的画册。

挑落灯花，抱影无眠，是一种与时光的对峙，是一

种与世俗的不妥协。你来与不来，没有关系；你见与不见，俱是云烟，我只享受一个寂然清雅的夜。把光阴化为飘散的秋风，任心中的绿肥红瘦，变成淡淡的咸涩与微苦，原来爱情的百转千回，也终是抵不过岁月的潮湿与苍茫。

闲敲棋子落灯花，正似自吹炉火夜煎茶，是心灵的漫步，是与光阴从容的两情相悦。有月亮的夜晚，点一盏香熏灯，喝一杯咖啡，放一段钢琴曲，坐在阳台的摇椅上，任风把你的长发吹动，神思恍惚中想着心事。红尘之中，既然无法跳出圈外，无论拥有还是舍弃，都须拥有淡定的气质及坦然面对的态度。

闲敲棋子落灯花。放在当下，也正似我们，在无边的黑夜里，匍匐于电脑前，且把键盘当做棋子，在日志或是博客里，敲出一排排等待别人分享的文字。无论身处古代还是现代，心灵终是能互通的，也只有内心孤寂的人，才会把光阴交给文字和棋子，心始终别无居处。

闲敲棋子落灯花，是站在雪地里读月光，是斜风细雨里看花开，是无言的情境，是最美的时光。纵有一丝薄凉，又不失温润的情怀，既适合柔情女子，也适宜铁血男儿，在寂寞的夜里，几番思量，独自芬芳，细品人生的悠悠况味……